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故事

官场现形记

原著 李宝嘉
改编 李张明
插图 刘岩 李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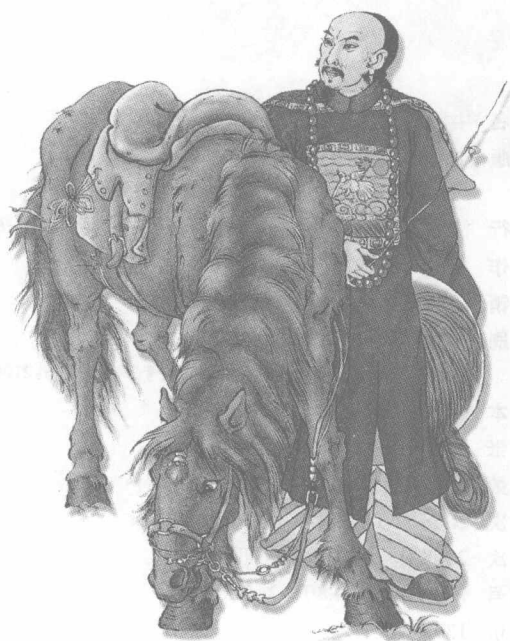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故事



官场现形记

原著 李宝嘉
改编 李张刘
插图 李明岩 李娜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官场现形记 / 张明改编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8. 11

(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故事: 农闲读本)

ISBN 978-7-80762-926-9

I. 官… II. 张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—缩写本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5856 号

- 书 名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故事·官场现形记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(www.jlpg.cn)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, 邮政编码: 130021)
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(电话: 025-66989810)
制 作 猫头鹰工作室(www.keyigroup.com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
(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 109 号, 邮政编码: 210046)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6.25
字 数 104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62-926-9
定 价 13.00 元
- 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5-66989815)

前言

《官场现形记》是清末李宝嘉写的一部著名的谴责小说，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。这部小说共六十回，约七十多万字。小说主要是讲述晚清官场发生的故事，以尖锐的笔触揭露了当时官场的种种腐败、阴暗和丑陋，把上至军机大臣、总督巡府，下至知县典史、管带佐杂的蝇营狗苟、卑鄙齷齪、阴险虚伪刻画得淋漓尽致。整部小说从一个“官”字说开去，以一个“钱”字为核心。真是世人心中无杂念，唯有官钱在心中。围绕着这两大生活元素，发生了各种可笑、可叹、可悲、可耻的故事，将晚清社会腐朽丑陋的官场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。

许多人都认为《官场现形记》中的人物很多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是被作者改头换面、更名换姓罢了。胡适曾说过：“就大体上说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《官场现形记》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时官场的实在情形。那些有名姓可考的，都是历史上的人物，不用说了。那无数无名的小官，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，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，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。”一切艺术均源自生活，当然也高于生活。我们也不必把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一一地对号，但是小说肯定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现

实,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。读了这部小说,我们可以了解那时候人的生存状态,再想想我们今天,就会觉得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,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里,这不就足够了吗?

我们这里只是选取了我们认为比较有意思的、有代表性的二十个故事,并对这些故事进行了适当地改编,试图以活泼轻松的形式、简洁通俗的语言、曲折动人的故事向读者展示这部小说的风采,让读者感受这部小说的魅力,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和人的境遇。

当然,我们的改编肯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,定然缺乏原著那样强的艺术感染力,但我们在改编中尽力地进行了这方面的追求和努力,而且尝试用二十个小故事让读者窥见整部小说的魅力。希望广大读者能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,以便我们今后不断进步。

编 者

目录

第一回

望成名学究训顽皮小儿 / 001

第二回

钱典史辛苦钻营把官谋 / 006

第三回

何藩台兄弟二人卖官位 / 016

第四回

何藩台骨肉兄弟动干戈 / 023

第五回

王县令贪赃主仆同作恶 / 034

第六回

急张罗州官忙把巡抚接 / 044

第七回

陶子尧投机成功谋美差 / 054

第八回

庄知县明目张胆愚百姓 / 062

第九回

势利鬼往往偏逢势利交 / 075

第十回

086/ 说洋话哨官惨遭他人毆

第十一回

093/ 阎二先生山西放赈救人

第十二回

101/ 急性唐二乱子赴京进贡

第十三回

114/ 唐二乱子骗中骗逢鬼魅

第十四回

125/ 湍府九姨太诈死把宠失

第十五回

134/ 撕札稿十二姨太太委官

第十六回

143/ 瞿老爷欢喜便宜暗上当

第十七回

153/ 乞留任王柏臣谄媚乡绅

第十八回

161/ 贾世文附庸风雅巧偷闲

第十九回

169/ 童大人抵制洋货用国货

第二十回

180/ 甄阁学请假保定探亲长

第一回

望成名学究

训顽皮小儿

在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(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赵渡乡)南三十里的地方,有一个不大的小村庄,村子里只住着赵、方两姓人家,也就二三十户的样子。这两姓人家祖上都世代务农。赵家到了赵老爷子这一辈儿,开始请先生教儿子读书,虽然儿子没什么大出息,可是到了孙子赵温时,竟然中了秀才,这可羡慕坏了村里人,尤其是让方家人眼热得不行。为了不让赵家比下去,经过商量,方姓家族中几个比较有钱的人合伙开了一个学堂,又到城里请了一个叫王仁的老先生来教书。这个王仁,以前做过举人,年纪虽然一大把,却很有责任心,不到几个月,还真就教出了点儿名堂来,学堂的孩子有的会对几个对子,有的会作几句诗,其中有个天分高的,给他出个题目,竟然还能讲上一讲。这可高兴坏了几个老东家,他们合计着明年还请王仁继续教。王仁见孩子有进步,东家满意,他也乐得继续教。这个能讲上一讲的孩子的父亲叫方必开,他家门前两棵合抱的大树,因此大伙都管他们家叫“大树头方家”。这方必开见儿子经先生指教后,有了这么大

的能耐，那叫一个高兴，心想打明年起，一定得额外给先生王仁四贯铜钱，没准儿他们方家也能出个秀才什么的呢！

时光如梭，话说这一年又是大考之年。赵老爷子送孙子赵温去赶考，自打赵温考完回家，赵家人是天天盼，日日盼，可就是不见榜文下来，可真是急坏了赵家人。农历九月初九过后的一天早上，一阵马铃声把村里人从睡梦中吵醒了。开门看时，只见一群人呼呼拉拉向西跑去。一打听，才知道赵老爷子的孙子考中了举人。正好这时方必开也在人群中看热闹，得知这个信儿，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，只见一群人，头上戴着红缨帽子，正忙着在那里贴喜报呢。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，西瓜大的字，也跟着学会了几个。他一边看，一边念道：“喜报贵府老爷赵温，应本科陕西乡试，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。报喜人卜连元。”他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。正在那里琢磨，冷不丁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叫了一声“亲家”。方必开吓了一跳，定神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。原来这方必开，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，想要巴结赵家，于是就把自己的三女儿托人做媒，许配给了赵温的兄弟，所以这赵老头儿才叫他亲家。方必开一看是亲家的老爹，赶紧当街跪下，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。赵老头儿赶忙把他扶了起来。方必开一边掸着自己衣服上的土，一边说：“您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？咱从前常说，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，是很不错的。十年前，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，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。王老先生饭后无事闲溜达，走到

书房，正赶上几个学生在那里对对子。王老先生一时高兴，便说他也出一个你们对对。刚刚那天下了点儿雨，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‘下雨’两个字。我记得你们这位少老爷便脱口而出‘出太阳’。王老先生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‘下雨’两个字，对‘出太阳’三个字，虽然差点儿，也还将就，将来这孩子没准儿还真能有点儿出息。”你老想想看，这可不正应了王老先生的话了吗？”赵老头儿道：“可不是嘛。要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了这事了。眼前已是九月，大概这个月月底或者下个月月初，王老先生一定会再来上坟的。那时候把你儿子也一齐叫了来，让王老先生也考考他。兴许你儿子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呢！”方必开听了这话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又说了半天的话，才告辞回家。

回到家里已是晌午，家人把饭菜都摆放好了，叫他吃他也不吃，自己一个人背着手，在书房前来回地走，嘴里念念叨叨，说什么“喜报贵府少老爷”，“报喜人卜连元”。家里人听得糊涂，还亏了书房里的王先生，明白东家是因为今天赵温中举，勾起那痰迷心窍的老毛病来，于是忙叫老三：“把你爹搀到屋里来坐。”这老三便是那个能讲上一讲的孩子，听了这话，忙把父亲扶了进来。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，就跪在地当中，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。先生忙还礼，又连忙扶起了方必开。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拿手指指自己的心，又指指他儿子老三，用双手朝着王仁拱了一拱。王仁已明白了几分了，随手拉过一条板凳，让东家坐下。又

官场现形记

GUAN CHANG XIAN XING JI

拉了老三的手，说：“老三，你知道你爹今儿这个样子，可都是为了你吗？”老三说：“怎么为我呢？”王仁道：“你没听说你赵家大哥中了举人吗？”老三道：“他中他的，和我有什么相干？”王仁道：“虽说人家中举和你没多大关系，可你爹是羡慕得不行啊，你爹就你这么个儿子，让你读书，自然希望你上进，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一样，挣个秀才举人啥的。中举就有官做，做了官就有钱赚，还可以坐堂打人，出起门来，鸣锣开道……多神气、多气派啊，不念书、不中举，啥时候也不会有这样的好事啊。”老三这孩子，年龄虽小，但听了“做了官就有钱赚”这句话还是很动心，但他忽然问道：“师傅，你也是举人，为什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？”

方必开听了先生教导他儿子的这一番话，心上一时欢喜，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，后来又听见先生说做官就有钱赚，他就哇的一声，一大口的粘痰就要呕了出来，可刚刚吐得一半，忽然又听见他儿子反问先生的那句话，问得先生哑口无言，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，吐不出来了，直勾勾地瞅着先生，看他怎么回答。只见那王仁愣了好半天，脸上红一阵儿，白一阵儿，忽然他把眼睛一瞪，吹了吹胡子，一手拿起板子，指着老三骂道：“混账东西，我今儿一番好意，拿好话教导你，你倒教训起我来了？问问你爹，请了我来，是叫我管你，还是叫你管我的？学生倒管起师傅来了，这还了得！这个书不能教了。不能教了！不能教了！”这方必开哪见过先生发这么大的火儿，明知是儿子冲撞了他，可这个时候满喉

官场现形记

GUAN CHANG XIAN XING JI

咙里的痰一个劲儿地往上涌，真是要吐吐不出，要咽咽不下，想要说话可哪能说得出口！急得他两手乱抓，嘴唇边吐出不少的白沫子，好像抽了羊癫疯。老三却还在那里唧唧歪歪地说：“是好样的，就去中个进士做个官啥的给我看看，不要在俺们家里混闲饭吃。”王仁听了这话，气得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，拿着板子赶过来打。老三又哭又跳，闹得不可开交。幸好老三的叔叔听见，赶了进来，打了老三两巴掌，给先生又是作揖，又是说好话，总算暂时消了先生的怒气。接着又搀出哥哥方必开才算完事儿。



第二回

钱典史辛苦

钻营把官谋

钱典史谋官的事儿还得从赵温进京说起。赵温自打正月出门，到现在马上就是春暖花开的三月了。这一日，赵温闲来无事，不由得千般思绪，万种情怀，萦绕心头，真是不知如何排解。自己背井离乡，一个人在外并且一事无成，想到这里不禁落下泪来。心想还不如整顿行装，打道回府呢。“少爷，家里来信了！家里来信了！”赵温正在伤心，这时仆人跑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信嚷道。原来是他爷爷巴望他做官心切，寄来一封信，又汇来了两千多两银子。信上写道：“如果能连中，那最好了；如果不能连中，那就赶紧花银子买个京官儿当。”信上交待这也是王乡绅给出的主意。又写道：“东挪西借，好容易弄了这些银子。指望你在京城里弄个官儿做，可不许你胡乱地把银子花了，辜负了家里人的一片苦心啊！”这封家信可谓是苦口婆心，语重心长。赵温看过这封信，一时也是没什么好的办法，只得托了钱典史替他打听。这个钱典史起初根本瞧不起赵温，一见他有了银子捐官，便勉强自己假装和赵温亲热起来。这一日赵温竟然托他打听买官的事儿，钱典史的心里可真是高兴坏了，今天听戏，明天吃饭，

一顿地折腾。又拉来一个说北京话的哥们儿，天天同吃同喝，说是他的把兄弟，认得部里的一个办事官员，说这种买官的事儿托他，那是一买一个准儿。赵温是深信不疑，第二天，赵温穿戴整齐去拜访钱典史的这个把兄弟，又请这个人吃了顿大餐。后来就托他买官，结果这个人花光了赵温的两千两银子，还对赵温说钱不够，而且自己还替赵温垫付了五百两。赵温只好先给这个人打了个欠条，又急忙写信给家里叫寄钱。忙了一个多月，好在这事儿终于办下来了，从此以后，赵孝廉变成了赵中书。

这次替赵温买官，钱典史从中弄了不少的银子。他这次随赵温来京城就是想混个一官半职的，也是他点儿高，遇见一个办事官员，一起喝了几次酒，建立了不错的关系，答应替他想法子。这个人把钱典史从前犯案记录的字眼改轻，然后拿了银子上下打点，又做了些手脚，不上两个月，钱典史便官复原职，做了江西上饶县典史。听说这个职位油水还不少，他内心这个美啊。可是后来一打听，倒霉的是原来揭发他的那个知府，现在正做江西藩司，真是冤家路窄，落在那个知府手里，自己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想到这些，钱典史心里这个难受啊！郁闷之下就跑去同他把兄弟——就是上次替赵温买官的那个人喝酒商量。他把兄弟说：“这个嘛，小事儿一桩！我隔壁住的徐都老爷，就是这位藩台大人的老乡。去年这位藩台来京城的时候，徐都老爷还请他吃过饭，小弟有幸作陪。他俩的交情肯定非同一般啊！在酒桌上俩人嘀嘀咕咕，咬了半天耳朵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后来这位藩台大人

出京的时候，还叫手底下人送了他四两银子作为孝敬呢。”钱典史说：“这样的交情，应该多送几两啊，怎么就送四两呢？”他把兄弟红着脸说：“这个就不是我们外人能知道的了。或者人家私底下另外多送，我们也看不见。再就是，大概同乡，都是四两。他们做官的，多了少了的，可能是怕别人挑理吧。”钱典史说：“也是。对了，兄弟你看我的事儿怎么办啊？哥哥心里急啊！”“你先别忙。待会儿我就去隔壁，相信花上百把两的银子，求这徐都老爷写封信，替你说说好话，肯定没问题。”钱典史说：“一封信就要花这么多银子啊？”他把兄弟道：“哥哥，您别急。你的事儿，就是我的事儿。怎么着咱们也得把这事儿摆平了。”当时钱典史再三拜托而去。

原来钱典史这个把兄弟叫胡理，人送外号“狐狸精”。人那是个精明，认识的人那叫多，无论哪里都会溜了去。这次受了把兄之托，当晚就蹭到了隔壁，找上了徐都老爷，说明来意。并说：“不会让您白忙活的，您看五十两中不？好歹您就赏一封信吧。”徐都老爷说：“这要是论起来呢，同乡倒是同乡，不过没有什么大交情啊，只怕写了信去不好使啊！”胡理道：“这您就不用操心了，您看银子面，随便写几句给他就完了。”徐都老爷一想，家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自己正在那里着急，不知道咋办呢，可巧有了这事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于是马上同意了，告诉明早儿来取信。又问：“银子是现成的吧？”胡理说：“怎敢不现成！那您就费心了，明儿见！”随即起身告辞，徐都老爷还一直送到了大门口。

第二天，徐都老爷一大早儿就起来把信写好。一等等到

晌午，也不见那胡理来取信。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银子还能不能到手。下人请他吃饭也不吃。原来昨晚上，他已经告诉家里人，明天就有钱用了。谁知第二天左等不到，右等不到，真正把他急得要死。好不容易等到两点钟，大门砰砰作响，徐都老爷顾不上叫下人，连忙自己跑去开门。一见是胡理，心里真是乐开了花。赶紧让到屋里，又是泡茶又是点烟，好一顿忙活。胡理还没开口说话，这徐都老爷已经把信取出，递到他面前。胡理把信从信封里取出，看了一遍。一边把信装回去，一边嘴里说道：“真是想不到，那人竟然变了卦！”徐都老爷听了这话，仿佛晴空一个闷雷，脸儿都变了，连忙问道：“怎么了，是不是没银子了啊？”胡理不紧不慢地答道：“有我在这儿呢，还怕他跑了么？不过实在拿不出，也就没啥法子。”徐都老爷道：“不会一个子也没有吧？”胡理道：“有是有，不过只有一半。真是对不住您老，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。”徐都老爷道：“到底他肯出多少？”胡理也不言语，只是从靴子里拿出一张银票，徐都老爷看见，眼睛里早就冒了火，一把抢了去。胡理道：“就这二十五两还是我垫出来的呢！您老先收着吧，以后再给您补上其余的二十五两。”徐都老爷也是无可奈何，只好把信给他。胡理拿了信直接去找钱典史，说替他垫了一百两银子，还说起先徐老爷不肯写，后来看他的面子才写的。

钱典史自是对胡理千恩万谢，忙着连夜收拾行囊，打算后天出发。心里一合计，只有他把兄弟胡理那儿，还有一些账没有清。他这个把兄弟胡理外面虽然出手大方，其实内心

极其抠门儿；心里很想钱典史把账算清了，可是又碍于面子。钱典史有一个翡翠的带头子，能值几文钱，以前钱典史也说过要卖掉这东西。胡理这日心生一计，说有个人要买这东西，把它骗到了手里，心想赚一文是一文吧，满心欢喜。第二天便推说有病，写了一封信，叫做饭的替他送行。信上还说：“带头子买家已经看过了，出的价不高，卖了后，银子一定给哥哥寄去。”事情已经这样了，钱典史明知被骗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自己结了房饭账，辞别了赵温，坐上驴车就离开了。

一路驴车颠簸，接着又坐海轮，坐江轮，这一日终于到了江西省城，随便找了个落脚地。可巧了那位江西藩司也是护院，是钱典史来此必须要见的第一个官员。钱典史一时也不敢独自去投信，怕大人认出自己，所以只好瞧准了日子，跟着同班一大帮走进进去拜见大人，在廊檐底下朝着这大人磕了三个头，起来又请了一个安。那大人只摆摆手，没有问话就进去了。钱典史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把汗，怕问起以前的事，幸好贵人多忘事，过了这一关，钱典史心里一块石头才稍稍放下。

但是钱典史谋的那个职位，现在还有人在干着呢，那个人还没有离任，而这里的上司也没有让钱典史接替的意思。这位钱典史眼巴巴地一心想上任，谁知道竟然有这样的事儿啊！叫他空闲在省城里，他怎么能受得了啊。一天到晚，他是忙开了，不是挖门子，就是找朋友拉关系，东也打听，西也打听，能攀上高官那是奢谈，但只要是在府厅班子里当差的，有能在上司面前说得上话的，他便极力巴结讨好。后来有人